

恋人

下册

幽 灵

叶莫 著

每一次精彩对决的背后，是离真相又近了一步。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谋杀的解析

系列

幽灵恋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灵恋人 / 叶莫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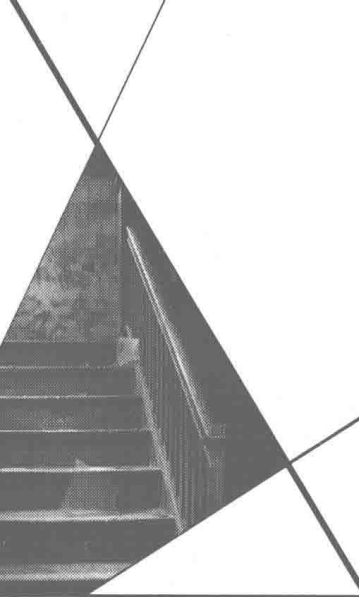
ISBN 978-7-5143-4143-0

I. ①幽... II. ①叶...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2854号

著 者	叶莫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0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143-0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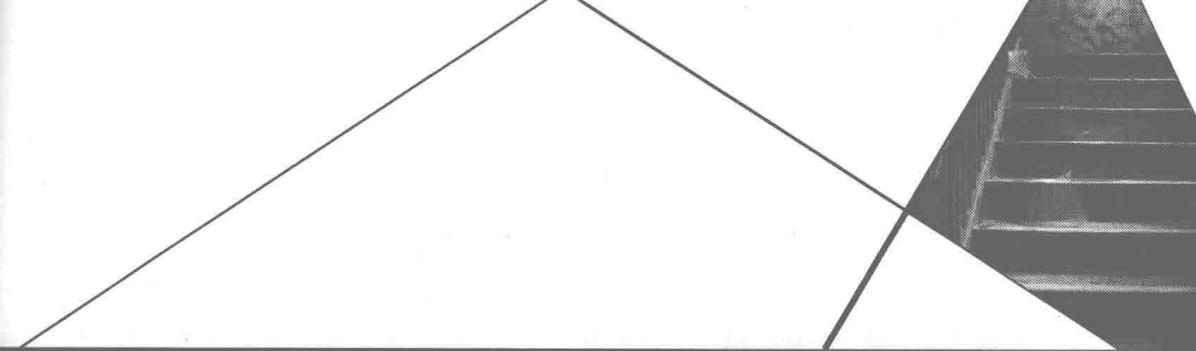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二十三章	交锋（上）	001
第二十四章	交锋（下）	016
第二十五章	秘密	031
第二十六章	收藏品	047
第二十七章	礼物（上）	066
第二十八章	礼物（下）	082
第二十九章	纠葛	095
第三十章	交易	110
第三十一章	故人	127
第三十二章	苗童之死	137

CONTENTS

目录

第三十三章	崩溃（上）	154
第三十四章	崩溃（下）	171
第三十五章	婚礼	185
第三十六章	真相	199
第三十七章	再见	213
第三十八章	一旦遇到，怎能错过	230
第三十九章	沉睡	246
第四十章	最后的谎言	265
尾声 1	于谦和	289
尾声 2	雷诺	293



第二十三章 交锋（上）

于谦和在睁开眼睛之前，就已经醒了。

今天天气很好，阳光很明媚，即使闭着眼睛也能轻易感觉到明亮和温暖。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等到眼睛适应了那片白光，才慢慢睁开眼睛。

“你醒了。”

女人脸色苍白地坐在病床前，言语轻柔得像羽毛。在她身后，窗帘拉开了，浅金色的阳光从宽敞的玻璃窗倾泻而入。也许是刚刚从死亡边缘回来的缘故，于谦和的视觉还有点儿模糊，竟然看到她的周身闪着一层琥珀色的柔光，越发衬得她的肤色洁白得没有一丝瑕疵，五官却有点儿朦胧。

于谦和看得有点儿失神，忽然想起教堂里，七彩玻璃下的雕像。

他眨了眨眼睛，那层琥珀色的柔光消失了，她的五官也恢复清晰。一张平淡无奇的脸，眼神很安静，安静得有点儿深沉。

“廖小姐？”他微微愕然。

自己死而复生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丁浩然，不是苗童，甚至不是路佳。而是这个他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

“你睡了一整夜。”廖小乔淡淡地说着，望一眼放在病床柜上的一只半旧暖壶，“我带了一点儿皮蛋瘦肉粥，要不要吃一点儿？”

于谦和耳朵听着，大脑却还是混沌的，一时半会儿搞不清眼前的情况。丁浩然是医院的王牌，忙得顾不上他很正常。可是苗童呢？他依稀记得那时，苗童为他哭

得满面泪痕。难道那样的痛不欲生，都只是他的错觉？

不知不觉间，于谦和无声地一笑。

“不用了，”他淡淡地拒绝，“我不饿。”

真是想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他差点儿为她丢掉性命，她竟然就这样走开了。虽然昨晚就看出来，她要和他一刀两断，但也没想到外表那么柔弱的一个人，心肠也可以硬到这个地步。

他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忍不住又轻笑起来。

于谦和，你真是栽了。枉费你头脑发热赌上性命，还没输给真正的对手，竟然栽在这样一个女孩儿手里。

“你可以出去吗？”他继续笑着，因为实在很好笑，一点儿也没有发觉自己的声音平板到极点，“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他完全没有心思再去注意廖小乔是什么神情，她什么时候走的他也丝毫没有发觉。满脑子就只有苗童的脸，有笑的、有哭的、有害羞的……各种各样的脸，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缭乱了一阵子，最后定格成一张冷酷而嘲讽的脸。

于谦和的大脑陡然空白一秒，等到他回过神来，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只暖壶已被他扫落在地。就听啪的一声，里面的汤汤水水洒了一地，银色的内胆碎片也溅的到处都是。

丁浩然一进门，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空气里飘着皮蛋瘦肉粥的香味，还有一片内胆碎片蹦到他的脚边。他低着头看了一眼满地狼藉，才抬头看向于谦和。于谦和紧紧地抿着嘴唇，嘴角深深地陷进去，脸颊的肌肉都很明显地抽动了一下。

一会儿，身后响起一串惊慌的脚步声，一个小护士急急忙忙地跑进来。丁浩然把她支开了，关上门，避开一地残粥走到病床前，拉过来凳子坐下。

于谦和又恢复了常态，望着他微微一笑。

“发脾气？”丁浩然问。

“有点儿。”被人看到这个地步，掩饰反而可笑，“我不能发脾气吗？”

丁浩然想了想：“这里是医院。不过，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不像你。”

说的好像很了解他似的。于谦和抬起眼睛，人没动，只把眼珠转向丁浩然。

“你最近的情绪不太稳定。”丁浩然也不拐弯抹角，“以前的你虽然总是心事

重重，但给人一种沉静的感觉。”

“现在呢？”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变得轻松了，但就像快要烧开水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沸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于谦和不由得怔了一下，又将眼珠转回去：“你多虑了。我觉得我很好。”

丁浩然蹙了一下眉头。知道他很抗拒这个话题，便也没有追问下去。低了头，默默地看看地上还在冒热气的皮蛋瘦肉粥。皮蛋和瘦肉切得很细致，皮蛋是拇指大小的三角丁，瘦肉是豆芽似的肉丝。想起熬粥的人该是多么认真地做这一碗粥，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真是浪费了人家的一番好意。”他略略歪过头，也有点儿用眼角看回去的意思，“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样不顾别人的感受。”

“廖小乔？”于谦和这才反应过来，他还以为丁浩然是指他因为苗童的事而这么失态。微微怔了一会儿，还是哼地一笑，“有什么奇怪，我跟她本来就不熟。”

丁浩然不易察觉地抿一下嘴唇：“你这么说，可真是对不起救命恩人。”

于谦和转过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愕然：“什么？”

丁浩然看着他的脸，有点儿不可思议，又有点儿好笑：“你不会也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吧？”

于谦和浅浅地皱了一下眉头，越发愕然：“我的血型？”

“你是AB型的RH阴性血。汉人当中，这种血型每一万个人里还不到三个人。我们调动了全市的血库，也不够你手术用的。可是这万分之三都不到的概率，竟然偏偏让你碰上了。”

于谦和：“廖小乔也是？”

“嗯，一次抽了800cc。”丁浩然直视着于谦和的眼睛，“毫不夸张地说，你的身体里现在流着她的血。”

于谦和愣了许久，脑子里着实有点儿乱。

800cc，怪不得她的脸会让他想起雕像。如果说献血只是为了救人，为什么还要用那么虚弱的身体给他送粥？

于谦和想着想着，不禁笑了起来。他为之赌上性命的人不见踪影，可是和他只能算是陌生的人，却为他做了这么多。说是牺牲也不为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向都以为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怎么突然就都走了样，全一个劲儿地向着他想也想不到的地方去了。

笑到这里，便又觉得笑不下去。笑容凝固在脸上。

他不喜欢失去控制的感觉。很不喜欢。

“你在想什么？”

丁浩然的声音忽然响起，于谦和下意识地一惊。才想起病房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什么都想，乱七八糟的，可是又什么都想不清。”轻轻地摇了摇头，自嘲地撇一下嘴，“可能血流得多了，脑子也变得不太好使了。”

丁浩然轻轻一笑，道一声：“你先休息吧。”便起身离去。

走到病房门口又忽然停下脚步，回头望着于谦和：“喂。”

“嗯？”于谦和便也抬头，望着他。

“我们是好兄弟吧？”他问。

于谦和愣了一会儿，甚至有一秒还露出茫然的样子。但是很快，便又恢复了往常的微笑：“你怎么啦？突然这么说话？”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道，“我看你最近情绪也不太稳定。”

丁浩然没有笑，也和往常一样懒懒地道：“没事。”本来他也不是爱笑的人，“休息吧。”

于谦和看见他白色的身影一闪，紧接着便是砰的一声。

那扇刚刚打开过的门，又紧紧地关上了。虽然不甚明了，可于谦和忽然觉得，自己很可能错过了一次宝贵的机会。

黄松涛也是个工作狂，瘸了腿也坐不住。雷诺一早打电话过去，却是他已经出去查案的回答。打他手机，刚响两下，又关了机。过去快一个小时了，总算等来了黄松涛的回电。

雷诺一接电话，还没听见他说话，先听见一个爽朗笑声：“哎，雷队啊！真是不好意思，早上手机没电了，又在查案子。”

雷诺便也笑着问一声好，说明原委：“上回你提起当年来保释丁浩然的时候，丁树海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人？”

“噢，对。你们说，可能是他家一个亲戚，叫方煜文的？”

“对。当时我们也没有照片，现在有了，所以想请你确认一下。”又问，“你那里现在可以视频吗？”

“哦，可以可以。”

两人上了网，雷诺传过去两张照片。这是张同发跟踪孙黎，拍到的众多照片里的两张。

第一张，孙黎和年轻俊秀的男人在某家茶座里隔桌而坐。孙黎低着头，抓紧了一只白瓷茶杯，不太敢看对面的男人。而对面的男人也没有看她，眼神有点儿飘忽地轻啜着茶水。

另外一张，女主角还是孙黎，但是男主角却变成另外一个人。仍然年轻俊秀，五官也和上一张里的男人有一定的相似度，可是的确的确是另外一个人。孙黎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神态就变得自然多了。两个人都微笑着，相处得甚是愉快。

雷诺问：“哪一个是他？”

黄松涛仔细辨认了一会儿。十年过去了，男孩长大成人，况且照片里灯光昏黄，又是侧面。

“都有点儿像，”黄松涛吃不准，“有没有更清楚一些的？最好是正面，多发两张。”

雷诺便又传过去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在白天拍的，照片里的男人和之前的第一张里是相同的。他站在一间小石亭里抬头望向前面的树丛，恰巧正对着镜头。在他身后，孙黎则坐在亭心的石凳上，一只手放在石桌上有点儿累地撑着额头。两个人的脸都拍得十分清楚。要不是他们都是一副毫无所觉的模样，还以为是拍照片的人就是站在石亭面前拍的。

第二张里的男人则和之前的第二张相同，但少女却不再是孙黎。但这张照片很有意思，是把一张放在鸡心项坠里的小照片又拍下来，再放大的。少女和男人头并着头，少女笑得很开心，可是男人的眼神有点儿奇怪，并没有看向镜头，而是微微低着头，好像他面前放着其他东西。

黄松涛这回很快就有了结论，指着第二张照片道：“没错，就是他。”

雷诺也得到了重要的证实，轻轻舒出一口气，点了点头：“谢谢。”

黄松涛又看一眼第二张照片，毕竟也是个刑侦老手，马上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了：“这张照片是合成的吧？”

雷诺点了点头。虽然合成得不错，但是两个人的眼神实在很违和。再仔细地分析一下背景，还是看得出光线的区别。

黄松涛又道：“照片里方煜文的视线都不对，很可能是女孩子跟他接触时，趁他不备偷拍的。而且，这个合成照好像是放在一个心形的项坠里的。是不是这个女孩子合成了照片，挂在自己的项链上啦？”

雷诺抬起眼睛，不觉露出几分赞赏：“我也是这样认为。这个女孩子叫游菁菁。”又传了游菁菁二十岁生日那天的照片给他，“这是她的父亲在她生日那天，亲手给她拍的照片。你看她脖子上的那条K金项链。”

黄松涛：“也是鸡心形的，是同一条项链。”

提起这一茬，雷诺又不觉微微皱起眉毛：“但是我们没有找到这条项链。”

黄松涛看他若有所思的模样，不觉也有了不好的预感：“这个方煜文不会也在你们那儿犯了事吧？难道是这个女孩儿？”

雷诺淡淡地苦笑：“他不是方煜文，第一张照片里的男人才是方煜文。他是于谦和，丁浩然的一个朋友。”

黄松涛一脸愕然。静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不禁猛地一拍大腿：“怪不得我们当年在丁树海的身边总是看到另外一个年轻人。其实那个年轻人才是方煜文。我们既不知道于谦和的名字，也弄错了他的身份！搞不好，那些年他一直还在青龙市！”

只要一想到这些年来，竟然错得那么离谱，很有可能放在眼皮子底下的关键人物，他们就是看不到，黄松涛整个人就抓狂了。但是竟然还有让他更为抓狂的事。

“我还在曹单案的一张现场照里，看到了他。”

雷诺刚说完，黄松涛就喊起来：“什么！”

“他就在围观的学生里。”雷诺又将那张照片，连同技术部刚处理放大过的局部照一起传过去。

十年前，还是少年的于谦和没什么表情地夹杂在一群激动的学生中，看起来是那么突兀。黄松涛看了一眼，整个人就跳了起来。

“这个于谦和太他妈可疑了！”他猛地一砸桌子，弄得视频也跟着晃了两晃，“他到底是什么人？”

雷诺正要回答，忽听办公室的门被敲了敲。抬头一望，叶知远开了门。

“哥，”他站在门边道，“医院那边来了电话，于谦和可以问话了。”

雷诺眉头微微一动：醒来得正好。只得对黄松涛道：“黄队，我得走了。”

黄松涛一听是那个于谦和，连忙道：“好好好，有情况再联系。”

雷诺便匆匆结束视频，立刻起身：“走，顺便再和丁浩然谈谈。”

如果他的推理没有错，孙黎的死和曹单的死存在着斩不断的联系。更可怕的是，十年前的曹单很可能只是开始，而十年后的孙黎却一定不是结束。

两个人找到于谦和的病房时，丁浩然刚起身要走。其实昨天于谦和一醒来，医院就要通知警方，是丁浩然以身体虚弱为由，又让医院晚了一天。叶知远从外面开门，丁浩然从里面开门，彼此正好打了个照面。距离之近，几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轻拂过自己的鼻间。登时蹿起一阵茸毛被拨动的酥麻。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一怔，都略觉尴尬。

但奇妙的是，彼此的心有灵犀还不止于此。虽然脸上都显示出了不悦，这么近的距离也无从掩饰地落入了对方眼中，可是谁也没有让开，连放开门锁的意思都没有。

眼看气氛就要变得更为僵硬，雷诺从后面一手搭上叶知远的肩膀，另一手轻轻地把门一推。丁浩然便也没有坚持，顺势让到一旁。

躺在病床上的于谦和见到了雷诺，双眼便像猫似的微微一眯：“雷警官。”说着，便露出了一抹浅笑，似乎很开心他的到来。

雷诺便也微笑地回道：“于先生，你的脸色看起来不错。”见丁浩然又要迈步，雷诺单手一伸，不失礼貌地虚拦住去路，“丁医生请慢走，我们正好也有点儿事要请教你。”

丁浩然疑惑地望了雷诺一眼，又退回到病床前坐下。

病房里只有那一张凳子，叶知远关了门，和雷诺并肩而立。

“于先生，其实这次来主要是想和你说一说你被刺伤的事。”雷诺开篇明义，“昨天，我们对嫌犯突击审讯后，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于谦和轻轻地挑起一边眉毛：“哦？什么说法？”

雷诺略略一停，盯紧了他的眼睛：“他说，他根本就没有伤你，是你硬拉着他

的手，自己扎了自己一刀。”

此语一出，整个病房陡然陷入沉静。

叶知远吃了一惊，不由得转头看一眼雷诺。他知道雷诺在怀疑——不——是肯定于谦和就是自己刺伤自己，但没有想到雷诺会直接亮出底牌。

另一边，丁浩然的吃惊也不亚于叶知远。他几乎在同一时间，也转头看向于谦和。他本想说这怎么可能，可是被矛头直指的于谦和却偏偏表现得最为冷静。

丁浩然又是一怔，差点儿脱口而出的话就哽在了喉咙。

“哦，他说。”于谦和似笑非笑地翘一下嘴角，“雷警官以为呢？”

雷诺不急着回答，先叫过叶知远。

“他说，你这样抓住他拿刀的手一扭，”雷诺一边说一边和叶知远重演当时的情景，“然后另一手穿过他腋下，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

于谦和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声不吭。

雷诺继续抓着叶知远的肩膀道：“这时候，叶知远突然跑过来，于是他又向后一挣，挣开了。你们两个扭打间，刀子刺伤了你。”说完，示意叶知远开始挣扎。

叶知远刚一动，雷诺便两手一齐发力，一手扣紧了他的手腕，一手扣紧了他的肩头，一拧一压，就听叶知远咬着牙抽了一口凉气，人便不由自主地被制伏在地。

每一个动作都演示得清清楚楚。

雷诺一放开叶知远，叶知远便轻轻地揉了揉胳膊。为求逼真，雷诺手上真用了几分力气，叶知远的关节被扭的疼痛可不是演戏的。

“这不是普通的反抗，而是一招擒拿手，”雷诺道，“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一起被扭，普通人是不可能挣脱开的。除非，”略略一顿，“用这一招的人自己松开了手。”

丁浩然心头一动。即使和雷诺不在同一个立场，他也得承认雷诺说得在情在理。可于谦和却还是一副静心聆听的模样。

“可是，你既然想制伏罪犯，又怎么会自己松了手呢？”雷诺也确实还要说下去，“然后我想起一个细节：叶知远冲过来以后，他才挣脱开来。”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你不想让叶知远知道，”他也目不转睛地盯住于谦和的眼睛，一字一字地说出结论，“你会格斗术。”

丁浩然又吃了一惊，不敢相信地望向于谦和。

雷诺把丁浩然的反应看在眼里，缓缓地道：“看来连你的朋友也不知道。”

于谦和看了雷诺一会儿，无声地笑起来：“雷警官真爱开玩笑。现在外面那么多的教授班，空手道、跆拳道、防身术……应有尽有，会两手又有什么奇怪？有什么好隐瞒？况且，害得自己差点儿一命归西，这种代价是不是也太大啦？”

“是啊，确实不合常理。我们也不会只听嫌犯的一面之词，”雷诺不动声色地将问题又丢了回去，“所以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嗯……”于谦和满面轻松地耸一下肩膀，似乎一点儿也没发觉被警方怀疑的严重性，“比如说就只是一个意外？”瞄了一眼叶知远道，“因为叶警官的突然出现，我太吃惊了，所以才给对方钻了空子。”

这样的解释本也在预料之中，雷诺平心静气地点了点头：“说得通。”

“而且您说我会格斗术也未免言过其实了。”于谦和稍稍正色，“我不过学了一点儿皮毛，全当强身健体。不复杂又很实用，哪怕一点儿功夫底子都没有的普通人，也可以马上学会。”

雷诺再度点头：“很好，很有道理。”算不上天衣无缝，但也合情合理。他没有办法推翻。

“不过。”

叶知远和丁浩然的视线一齐被吸引过去。这个不过竟然是从于谦和的嘴里说出来的。

他慢慢坐直身子，双手交叉地放在被子上：“雷警官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

丁浩然几乎和于谦和比肩而坐，清楚地看到他不易察觉地抿了一下嘴唇，而他黑色的眼珠里也闪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像极了某种野兽在伺机进攻时，双目紧盯着目标才会有的光芒。

丁浩然感觉到自己的思绪动荡了一下：这不是他所认识的于谦和。

现在的这个于谦和让他觉得不安。

而根源就在那个叫雷诺的警察身上——他就像是一把钥匙，启动了于谦和不为人知的一面。于谦和一直对雷诺很感兴趣。从第一次雷诺去找他们，丁浩然就看出

来了。他和他握手的方式，是一种类似于朋友又类似于对手的试探。

雷诺没有出声，于谦和却不想就此放开，嘴角渐渐上扬出一个让旁观者心惊肉跳的弧度：“假如，我是说假如，”他微微地挑起一边眼角，像一只挑衅的狐狸，“我是故意的。我的确就是为了隐瞒我会格斗术而故意负伤，那么雷警官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此话一出，病房内再次陷入沉寂。但奇异的是，明明是极度的沉寂，却让叶知远和丁浩然产生了完全相反的错觉：耳旁轰隆一响，似乎有雷声滚过。

但是于谦和显然对这样的挑衅情有独钟，不惜把它再度推向高潮。

“其实我在这里也很闷的。雷警官是第一个来探望我的人。”他笑着说，“反正这又不是审讯，大家就当好好聊一聊咯。”

“不如这样，”他开出新的条件，“雷警官对我以诚相待，我也好以诚相报。除了你不能要求我自己证明自己的罪行外，就算直接问我有没有罪都可以。”

此言一出，叶知远的头皮都紧绷起来，绷到极限，便一阵一阵地发麻。丁浩然的脊背也不由自主地挺得笔直，放在膝盖上的手越握越紧。

病房里渐渐安静得可以听到四个人的呼吸声。对视的两个人依旧沉稳，而旁观的两个人却不禁急促起来。

于谦和太狡猾了，还很大胆。叶知远对他从心底里产生一股敌意。他明知道他们还不能正式把他当成嫌犯，而只能当成受害人来了解情况。

沉默得越久，便越让人不安和期待。不知道局势会怎样改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窗口透进来的光线都发生明显的改变，雷诺终于慢慢地开了口：“可以。”

叶知远和丁浩然心头一凛。

叶知远忙叫一声：“哥！”他想要阻止雷诺。于谦和是重点怀疑对象，怎么能相信他这种鬼话。

雷诺却已扬手将他阻住：“于先生是一个追求完美，对自身要求极高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屑食言的。”

丁浩然心头又是一动，悄悄觑一眼于谦和，他果然又轻轻地扬了一下嘴角。

只有叶知远还是将信将疑：和怀疑对象做这种约定，怎么看都太危险。可是这一点惊讶和接下来的事一比，完全不算什么了。

“那么先从我开始。”雷诺从容不迫地道，“我认为你是凶手。”

于谦和继续问道：“什么凶手？”

雷诺便也继续回答：“杀死孙黎的凶手，杀死游菁菁的凶手，杀死曹单的凶手。”

每说出一个名字，空气便凝重一分。

当曹单的名字也从雷诺口中出来，叶知远已然惊愕得无以复加。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雷诺：不知不觉间雷诺就已经走得那么遥远，他完全没有跟上。

而丁浩然的震惊也不比叶知远少。确切地说，孙黎和游菁菁带给他的震惊，加起来都不如最后的那个曹单。

于谦和轻轻地笑出声来，有气流在鼻腔里温柔地鼓动，既像是极度的轻蔑，又像是极度的赞赏：“一下子丢了三个人出来，雷警官的进度是不是太快了。能不能一个一个地说明。”

他的挑衅已经到了露骨的地步。

叶知远不悦地蹙起眉头，心里燃起一把怒火。

雷诺却还是一脸的冷静：“好。先说孙黎。你认识孙黎这总不会错吧？”

于谦和笑：“当然认识。”说着，有意地看一眼丁浩然，“就算你不承认，警察迟早也会查出来的。她怎么说也算是你的妹妹。”

丁浩然无言地抿了一下嘴唇。

于谦和又对上雷诺：“没错，我当然认识孙黎。”

雷诺点了点头：“我们在张同发的一张U盘里，发现了你们两人都和孙黎见过面的照片。”

于谦和：“哦，大概是那一次吧！她好像发现了丁浩然和她的关系，知道我和丁浩然是很多年的朋友，所以主动联系我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情况。不过我也没什么好说的。除此以外……”微微努一下嘴，“雷警官大可以去查通话记录嘛。我跟她的确很难得才联系。”

叶知远忍不住插了一句嘴：“通话记录又不能查出你们说过什么。再说，就算没有通话记录也不能说明你们不熟。你可以直接去见她，只要存心不让别人看见，方法还不多？”

于谦和冷笑一声，正眼也没瞧他：“你这不是标准的‘莫须有’的罪名吗？”干脆地道，“我只想跟雷警官谈。”

叶知远磨了磨牙，只好忍了。

雷诺：“好，我接着说。孙黎是被人从身后用手臂扼杀的，她几乎一点儿反抗都没有。当时，我们就很怀疑凶手可能会格斗术，比如使用了十字锁喉术。”

于谦和：“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在教授各种各样格斗术的地方很多，会一两招没什么奇怪。”

雷诺：“对，会格斗术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对外泄露过这个细节，即便是在对你们进行调查取证的时候也没有。所以你们也不应该知道杀死孙黎的凶手会格斗术。也就是说，除了警方之外，只有凶手才知道。也只有凶手才知道如果让警察知道他会格斗术，就会引起我们的怀疑。”

“昨晚是一个偶然事件。你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劫匪，更没有想到即将制伏劫匪的时候，会突然跑出来一个警察。最不妙的是，这个警察认识你，还调查过你。所以那一刻，你本能地恐慌了，整个大脑能想到的就是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会格斗术。于是，你在完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反而让劫匪刺了一刀。”

“置之死地而后生，非常聪明的应对。自己差点儿死于劫匪之手，还有警察这个最强有力的目击证人。应该说在那一瞬间，这是最完美的扭转乾坤，谁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最完美，”于谦和翘了一下嘴唇，带着些微的嘲讽，“可惜没有骗过你吗？”

雷诺并不理会：“接下来是游菁菁。”

他拿出那张刚刚给黄松涛看过的合成照：“你认识游菁菁吗？”

于谦和只淡淡地扫了一眼：“不认识。我从来没‘有意识’地跟这个年纪的女孩儿合照过。”他特别将“有意识”三个字说得很清楚，暗暗讥讽和孙黎的照片是张同发偷拍的，同时也指明，“而且，这张照片也是合成的吧。”

这样回答一点儿也不意外。

雷诺只是接着说下去：“游菁菁死于因缘湖，那是情侣们祈求爱情圆满的地方。换言之，游菁菁也只会和她的恋人去那里。再加上当时是清明节，整座了因山恐怕也只有她和她的恋人。所以，她是被她的恋人杀害的。”